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三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

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

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為節度使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

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

事見安史之亂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

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

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

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初長

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

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

戍諸州瑱死戍者皆犇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克將兵二千赴河

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克犇於

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之

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
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留後 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
媯澶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
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
管 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
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
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
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
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
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邕為平盧淄青
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
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
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宇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
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
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
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
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
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恃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
李懷瑋因衆怒伺閒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
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

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譖其叔父華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華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平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平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留關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

衛州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

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平詣關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

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已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已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眾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

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已會于棗強進

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已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

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之像焚香事之正已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

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
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練承倩詬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
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賢子尚爾況寇
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
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
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
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
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
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
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
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
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
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

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
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怱守留府
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
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
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十

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
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王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
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
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
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

滑州敗李勉。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惠、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門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

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斥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尊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

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

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田承嗣竟不入朝

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承嗣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

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

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

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

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鄆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

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定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

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為魏

博留後維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

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

大將丁暉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維

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列為

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為

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

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多

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

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罷晏轉運租

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

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

悅軍士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

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日為黜陟使所

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

於是軍士比日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

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與事以召

寇炎怒以為沮己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

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涇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

別駕 元載遺策謂在吐蕃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

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炎

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

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

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

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

始為邠寧帥即誅温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

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父之不拔天方旱樹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陳芳

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

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七

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勰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寃之 八月丁

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

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

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勸岳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與恒鄆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裹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

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已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間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又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

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定聚為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去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丙午更

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

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闈官

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十一

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又豐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澄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

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

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惜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寧而疎之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果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

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

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伍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伍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

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十五

六百七十一

得二萬餘人軍于汜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平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

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踈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

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伯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積奉表詣闕

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

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賞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暮年軍府稍定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門且使口

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六十一

口

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

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七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

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要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吐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李紘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 加馬燧魏

博招討使

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五十一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

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晷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

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犇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父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

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誥
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
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
節耳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
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
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
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
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
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
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
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太上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
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
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

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
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
弟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
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
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
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
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唯
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
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
復攻陷之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
不復歸矣當此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
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
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

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請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

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不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

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
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
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
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
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
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
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
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
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
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
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
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
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

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
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
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
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
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
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
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
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上遣中使
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
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
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
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
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

得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

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守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日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教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八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諠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

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
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
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
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
敢前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
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
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
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
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
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
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臣幕府以
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
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

夫且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
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
敗而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
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
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
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今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
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
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
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
帥遮宰相馬自訐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
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
世孫也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

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鉢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田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請立卿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

馬蔡廷王惡判官鄭雲遠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遠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遠深鬱廷王於滔廷王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

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王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王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摠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死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朱滔王武

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遠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

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

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

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平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嘗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從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十二

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大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

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踈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闕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刺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紘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

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父聞
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
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
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
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
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
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
餘人計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城遇希烈前鋒將陳
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
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
驛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

使苗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霞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
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
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
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
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鐸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愔韋清密輸
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
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使玢愔清
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襲曾
等殺之并殺玢愔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
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誚朱滔乞師希
烈遣之行至襄邑逃犇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
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

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
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
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
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
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
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
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其
苦之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勣淮西招
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
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
臯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
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

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

通鑑卷三十一

二十九

丁丑

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
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
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
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犇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
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
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斃
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去去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
履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
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
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
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
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
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

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
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
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
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
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
相約結

庚戌初行稅閒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
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
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
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
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每

屋兩架為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
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
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
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
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

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聞

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
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一奏
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
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

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今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

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嚙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去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閒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

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

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犇大梁德信犇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滌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

環甲張旌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
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
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
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
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
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
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質矣不稅汝閒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
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
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
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
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
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乃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
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

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
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
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
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
以其眾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
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
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不
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
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
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
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
部侍郎趙贇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頔頓之
從父兄弟從一齊贄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

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譴噪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官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且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

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及謀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

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

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

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縶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

不

通鑑三一二

三二六

馬

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犇于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

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
晟等各拜官有差立第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
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
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將鎮為
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
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
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為泚譖冊文既成仰藥而
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
竄得免哥舒曜食盡棄襄城犇洛陽李希烈陷襄城右龍
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
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
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
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

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
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
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
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
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
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
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整屋尉康
湛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
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
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
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
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
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李

芄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良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

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俛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言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䟽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誓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汭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

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
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
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
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
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
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
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
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
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
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
稜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

於臨洺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
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
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
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
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
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
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
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俸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
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
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
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
盡吞河朔而主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
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

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比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兩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

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已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

鳳翔遣其呼牛雲光判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知通犇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衆犇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豕耳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鄉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鄉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

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王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

擢臯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滅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書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

三十一

十一

四一

九

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

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
夜繼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
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
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
糧料使崔縱勸李襄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
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
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
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李晟行且
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
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
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
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
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所服朱泚

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
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
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
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
入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
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
之所遣兵皆書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
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
城中望之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
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
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係
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
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輜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
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
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
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
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
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胃瑊
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
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
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為
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
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

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
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九韶至
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
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
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
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
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
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
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卨金商
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
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
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

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按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玼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玼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

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

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開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以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趨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鄴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其欲者陛下先行之所其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天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揔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攝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抵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冀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

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善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撓，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撓，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撓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

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喞喞而為晉賢，臣絳、戾、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矢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謹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採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

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贇為播州司馬，官宦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

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瑋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瑋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邠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借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瑋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鄉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我曹何得不

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同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犇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

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於鄆州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誓言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誓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不^{大上}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

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
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乏主室家
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
疲忙空於行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
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
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覘見罪實在予
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
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
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羅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
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
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
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

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
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閒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
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
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一失泚更國號曰漢
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
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
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
廣爲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
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
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署

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
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
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
斷江路時上命包信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
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
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信乃得前後信入朝具奏陳
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歛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
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
鼓閉門以待之待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
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
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
魏境田悅供奉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
到見悅約會館陶借行度河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
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
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
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
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
裴抗等往謝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命如絲髮
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
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
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
幄奕器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分兵置
吏守平恩永濟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
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
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上於行宮

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
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
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
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
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
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
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
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
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
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勢憂追戒平居
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
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
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
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官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特恩
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
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
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
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
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
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
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
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
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
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
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

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不措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君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俊為相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

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

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二月戊申詔

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

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

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

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

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

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

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

帷希烈驚曰宜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既自奉天敗歸

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

信至營中數以滄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

入德信軍勞其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廢

朝廷遂廢祀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

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

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

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

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
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
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
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變諸
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
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
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
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
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
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
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
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
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

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
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
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
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
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
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
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
言賊泚誓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惣仗順之師
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犇不追師老不用諸
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
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去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
臣又從容問去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
肆輕言不可中變遂奉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
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
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
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
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
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
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
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

通鑑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
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
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
和嫌釁遂太上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
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
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
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
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
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
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
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

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
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
節度使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
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
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撻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
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
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閒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
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
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
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朝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
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
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
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
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
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
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
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
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
光子璿璿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
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
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
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
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
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
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臨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

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讐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

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搃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勰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遠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城出部勒未

昇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從戴休顏
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
劉迺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
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
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
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整屋稱老疾不堪山
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
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
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整屋三將曰
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
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
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

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
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
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
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
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
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
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
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
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
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
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
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
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

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誼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已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一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等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二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蔣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六十一

旦

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出馬是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諸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向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改立而待也况昭義何異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友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

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寺富貴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鄉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六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而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

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徯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天子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

二縣雞犬無遺又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犇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犇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苻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融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覲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早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之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

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
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
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上意廬杞雖貶官上心在之贄極言
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
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
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
及中原數縣又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
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
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
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
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
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
轉餉事甚脩辦

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
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
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其
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連
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
在襄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
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
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
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
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
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
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
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

撓輿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敕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審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邸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鍾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鎧以其眾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朱泚姓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問陸贄：「近有卑官」

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
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恐成姦計知試思之如何為便繫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
步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
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
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
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
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
以昌畜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
其陰計先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
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矣又曰陛下智
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

略有過慎之防明昭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
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
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
叛太上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
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游瓌**引兵會渾瑊於
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
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 **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
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
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
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平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
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
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
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

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鄉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閒胡虜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

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

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游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誓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

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瑛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瑒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瑛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瑒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選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不臧比目。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

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迴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

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眞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二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眞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化真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且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練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

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掾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白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城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元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歛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

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臣元光敗泚衆於澶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死牆神嘉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宅舍元殿

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游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

六月癸卯李晟遣

州表讓幽州唐龍節度使上許之

掌書記天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簋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是在河橋榮感守歲久之乃廣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皇家

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

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

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乞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

舞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泚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

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

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天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

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旋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族莫拒

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阮中韓昊等斬之詣涇

州降源休李子平舞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

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

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

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

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

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萊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
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洸等已
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
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為興元府甲
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朱泚之敗也
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
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
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
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
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得
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犇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鉅哉
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
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
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
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
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
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
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胡方將士悉
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
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
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
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動臣貴
賜豐渥不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皋遣其

將伊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
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
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
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
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
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宣詔未畢
眾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初肅宗

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

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
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
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假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
問泌河中密邇京城胡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
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七

通

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
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
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
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
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

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
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
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
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
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
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訥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
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

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瑛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塔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閩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

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
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
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竒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
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
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
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李
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甲
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
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
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
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恇怯不
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
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
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珪為汴州刺史李
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
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
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
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
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韋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
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真獻
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
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未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
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
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
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皇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

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必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百論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幸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今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

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君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

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巳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比日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 一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

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

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

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鄴邑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

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

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去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

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

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

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

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

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

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

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壬子以劉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官

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
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
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
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
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
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
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
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
任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
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
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
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
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須臾軍士
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
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
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
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
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
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
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
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
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
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
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

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揚懷賓戰其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旣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倉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二十九

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豐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主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比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比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

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等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

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

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

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
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
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姑
孰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
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
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
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
州又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
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
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父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
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
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執地
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
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
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
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
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
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
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

夏六月以陝

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
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
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
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

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

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鄒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縣燕八八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阜薨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